

# 沙漠中的怒火 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的話題永遠環繞著「巴勒斯坦人民」，他保證法塔赫將成為創建巴勒斯坦國的主要力量，從這場災難性戰爭的廢墟裡，將升起自由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鳳凰。他要求富有的波斯灣石油國，「讓我們充當革命的先鋒。」

走上歷史舞台  
走進人性叢林  
走入內心深處  
世紀人物傳記 34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從一數到一百

編輯部

孩子們小時，我們教他：從一數到一百。

這是世界知識的開始，從一數到一百，孩子眼中的事物被客觀化、對象化、秩序化、抽象化了，他們高聲歡唱：「一、二、三、四……」，以為世界可以就像這樣簡單而有韻律的不斷繼續下去，直到一百。

但事實證明，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二年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每一個十年，我們都難以完整數過，而必須為戰爭逃難，為飢饉舉哀，為攫奪奔忙，為科技驚詫。

從一數到一百，放到人類智慧與愚行的歷史上，我們應該如何細數走過？

從一數到一百，放到個人生命的軌迹中，我們又該如何驗證自己的腳步對錯？

20世紀不知不覺已經從世紀初走到了世紀末，我們之中，有人從世紀之初數到現在，有人從現在將要數過下一世紀，但20世紀究竟發生過那些事，我們如何歷數，才不至於像孩子們一樣對過去、對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未來易於失望，或易於恐懼悲哭呢？

這套「世紀人物傳記」沒有種族、性別歧視，當然也沒有成敗論英雄的偏狹淺薄。在讀者該笑的時候，我們不吝於讓他們笑；在他們該哭的時候，我們也不害怕讓讀者哭。

人類歷史本來就是哭笑數過的歷史，20世紀更是哭笑著奔跑過的世紀。北辰「世紀人物傳記」提供了一百年中的一百人，讀者在閱讀歷史同時，將可以閱讀到現在；在閱讀偉人同時，也將閱讀自己。我們認為這才是從一數到一百的正確方法。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目錄

### 序 1

### 第一章 日升之星 5

優素福·阿克巴一開始就被這個臉蛋圓圓的、高深莫測的拉赫曼難倒了。他有時候似乎懂得更多，有時候卻又發呆、傻得出奇。他有著某種奇特的天資。他連字都不太認識，却往往能接續優素福，朗誦出書本上美麗完整的句子。

### 第二章 領航人 37

他從不向任何人討好，但是如果你對他無禮或說了粗話，他會用眼睛死死盯你。他的眼睛具有一種控制人的魔力，使別人不敢輕舉妄動。麥吉德決心接近拉赫曼，這並非因為他的孤僻性格和數學天才，而是——拉赫曼長得很像亞西爾·拉比赫。

### 第三章 成爲亞西爾

65

拉赫曼愣住了，他不知道這位老師叫的是他。別的孩子也開始叫他小亞西爾、小亞西爾，並且嘲笑這個新名字。拉赫曼自然討厭這樣的稱呼，當麥吉德依然照樣稱呼他的時候，他便轉過身去，眼睛凝視著窗外。

### 第四章 黑色英雄

93

作爲一個領導人，亞西爾變得日益自信狂熱、日益殘忍。當時我們有二十到二十五個人，亞西爾將每五、六個人編成一班，然後去尋找其他團體，要求合併。如果對方拒絕，我們就狠狠痛揍他們，直到「敵人」變成「同志」！

### 第五章 神話的誕生

123

亞西爾是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人，有時他顯得非常缺乏自信，有時却歇斯底里。他用他的大眼睛看人的時候有兩種方式——時而非常溫和，猶如一個男人看著心愛的女人，時而毫無表情，彷彿一眼把人瞧透。後面那種方式是他性格的真正體現。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六章 亞西爾王國

153

說完「殺掉穆夫蒂」類的話後，亞西爾把手槍放到桌子上，他本人站過一邊，「這兒，他說，」是我的手槍，你們誰敢拿起手槍打死我？」我們都目瞪口呆，沒有一個敢朝手槍走動一步。亞西爾說：「你們之中，誰願意加入到我這一邊來？」

## 第七章 復仇的一代

179

亞西爾慷慨激昂地講了幾小時埃及人的恥辱，並說這種羞恥將給每個巴勒斯坦人帶來心靈上的污點。他身邊有一大堆標語，他隨手拿起一張，將它撕得粉碎，他譴責納塞爾，並大喊他為看到自己與納塞爾握手感到羞恥。

## 第八章 我們的巴勒斯坦

209

阿拉法特說：「不管猶太人如何為以色列的存在辯護，不管猶太人在歐洲受到過怎樣的迫害，我只知道，猶太人正在用納粹迫害他們的辦法對付我們。我已經下定決心貢獻出我的一生，我的全部精力和智慧，來改變這不公平的世道。」

## 第九章 恐怖主義

239

謀殺、爆破，以及一連串的恐怖行動，把阿拉法特推上世界舞台，「我娶的是法塔赫」他說，「我就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民就是我。我是什麼人，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做什麼事！」

## 第十章 末路

269

阿拉法特宣讀了精心準備的發言稿——是他在法塔赫中最親密的戰友們共同起草的。他的阿拉伯語時而語氣懇切、時而鏗鏘激烈。阿拉法特的講話充滿了矛盾——有實話，也有謊言；有準確的史實，也有誤傳；有威脅也有安慰。所有這些都可以用他在發言末尾使用的比喻總結！槍炮加橄欖枝。

## 序

這本傳記是一九七四年我在黎巴嫩貝魯特訪問亞西爾·阿拉法特時才計畫寫的，當時我正在準備寫另一本書。時間正是阿拉法特到聯合國去參加辯論前的幾個月。他對於用英語爲他寫一部傳記表示願意給予合作。我想，這主要是因爲在他看來出這樣一本書將能促進西方對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支持，至於對提高他自己的地位則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在這之後，雖然我煞費苦心、非常明確地表示了願意合作的想法，但是他對此事的興趣却是通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中間人才重新得到了肯定。

因爲是合作，我當然不是按照阿拉法特的授意或批准來考慮如何最後寫成這本傳記的。他把他過去的生活經歷搞得那樣神秘，這是衆所周知的；這段神秘事迹已經成爲阿拉伯世界關於阿拉法特的神秘傳說中最神秘的一段。我在直接同他一起着手寫這本書以前，決心盡我所能來揭示他的身世。

爲此，我訪問了一批熟悉他早年各個不同時期生活的人。我還尋找了可能尋找到的許多

文件（事實證明這類文件極為稀少），它們可以進一步揭示阿拉法特生活的真實面貌。我在收集和整理了許多有關阿拉法特的事實、設想、觀點、回憶和軼事（其中大部分來自我所訪問的人）之後，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便動身去找阿拉法特，他答應給我一段時間，我坐下來同他一起商量，要在我所作的這幅肖像畫上，缺少什麼就填補什麼。

可惜，事情並不像我設想的那樣順利。阿拉法特經常用作總部所在地的貝魯特城時常成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相互殘殺的內戰戰場。我的中間聯繫人告訴我，因為巴勒斯坦游擊隊捲入了這場鬭爭，阿拉法特擔心自己有生命危險，已經到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避難去了。

他願意在那裡會見我嗎？我問道。回答是他目前很忙。但是，如果你想碰碰運氣，就到大馬士革去吧。

大馬士革之行收益不大。這並非因為阿拉法特不想會見我，而是因為我得知，他對合作的理解始終與我原有的想法大相徑庭。他根本不願意深入談論有關他身世的真實細節，却又非常希望我把他為自己虛構的神話般的經歷重新寫出來。因此，如果我按照他的想法與他合作的話，本書就不是一本傳記，而是新聞廣告了。

因此，我寫這本傳記所依據的資料，大都是從我所訪問的阿拉法特的親屬及其現在和過去的熟人那裡設法取得的。我應當提到的是，向我提供這些資料的人中，許多人只能講阿拉

伯語，而且，我對他們的訪問是通過譯員進行的。我在書中引用他們的話時，並沒有把他們的回答和列舉的事例按照譯員的翻譯逐字逐句地記載下來。理由很簡單，那就是因為譯員自己說的英語常常極不簡練。爲了易讀起見，我又把這些軼事用普通話式的英語寫出來。另一些向我提供資料的人講的是英語，但講得不流利，也不夠準確。出自同樣的原因，我把他們的談話作了文字上的改動。

我相信，爲了解亞西爾·阿拉法特先不爲人們所知的生活情況，讀者至少應當對影響其生活的外界時勢和事件有一個起碼的了解。因此，我力圖勾劃出一條歷史線索來貫穿這本傳記的全文。我希望熟知這段歷史的讀者不會因爲我對歷史的敘述過於簡單而感到乏味，也希望迄今爲止對中東歷史一無所知的讀者不至於把書中這類敘述當作多餘的累贅。

托·基

於紐約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一章

### 日升之星

優素福·阿克巴一開始就被這個臉蛋圓圓的、高深莫測的拉赫曼難倒了。

他有時候似乎懂得更多，

有時候却又發呆、傻得出奇。

他有著某種奇特的天資。

他連字都不大認識，

却往往能接續優素福、

朗頌出書本上美麗完整的句子。

## 出生之謎

一度是阿拉伯人領袖、耶路撒冷的穆夫蒂——哈吉·阿明·侯賽尼沒有實現自己反抗英帝國、獨立巴勒斯坦的夢想。在三〇年代的每一個轉折關頭，哈吉·阿明都受到了挫折，起初是英國人跟他作對，後來又遭到猶太復國主義分子迅速壯大的力量的挫敗。於是他被迫於一九三七年逃往耶路撒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在納粹歐洲渡過的。在那裡，他尋求並得到了第三帝國統治集團的恩寵。如果軸心國獲得戰爭的勝利，哈吉·阿明完全有可能返回耶路撒冷負責維持由納粹所鼓吹的阿拉伯世界「新秩序」。

事實上，他從未能返回耶路撒冷。戰爭結束後，他在巴黎避難。但是，他夥同納粹所幹的勾當終於被公諸於世了——特別是他同意由德國人來「最終解決」猶太問題——他不得不喬裝打扮逃往巴黎以逃避對戰犯所進行的審判。一九四六年，他逃到開羅避難。開羅的法魯克王朝對德國一直還是同情的。

他到達開羅的時候，才五〇歲，但是當各大國通過聯合國試圖設法解決巴勒斯坦的問題時，他對納粹德國的信仰却使他在國際社會失去了信譽。一九四八年，當聯合國對巴勒斯坦實行分治，並允許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國家的時候，哈吉·阿明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也失去了

信譽。在將近三〇年的時間裡，他一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抵抗運動的領導者和發言人，但他所許下的諾言以及他所作的預言都未能兌現。因為他在德國精通反猶太種族主義，並受到反猶太種族主義毒汁的熏陶，他對以色列的表態愈來愈前後矛盾。最後，他的聲明開始干擾阿以衝突中阿方的領導埃及總統納賽爾的政策聲明和聖戰公報，而且相互產生了矛盾。因此，在五〇年代中期，哈吉·阿明轉向「伊赫萬」尋求援助。

「伊赫萬」是埃及人中的宗教狂所組織的一個秘密團體，它不久被納賽爾宣布予以取締。然而，它在埃及保守的農民階層中有廣泛的影響，它的頭目總想陰謀推翻納賽爾的社會主義政權，以便根據伊斯蘭教《可蘭經》的基本教義對埃及實行結構改革。

當哈吉·阿明同「伊赫萬」中狂熱的右翼分子相互勾結被發現後，他在阿拉伯高級政界人物中的信譽為之掃地。一九五九年，有人通知他收拾行裝，永遠離開埃及，於是他就到黎巴嫩的貝魯特定居下來。在貝魯特，他仍然依靠作為流亡的耶路撒冷穆夫蒂所獲得的收入維持生活，住在一所舒適的別墅裡，消磨他的孤寂的、因復守舊的時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被淹沒在他的表弟阿拉法特為首、日益響亮的激烈言論之中，沒有人能聽到他的聲音了。有兩件事是亞西爾·阿拉法特不願意別人問及的。一件事是他的出生日期和地點。另一件事是他和哈吉·阿明的血緣關係。

阿拉法特「一九三〇年左右在耶路撒冷」誕生，這在阿拉伯世界已經成爲普通常識，同時也爲其它地方所公認。誠然，一九六八年以來，巴勒斯坦「權威」方面的各種報刊和宣傳電訊強調阿拉法特的誕生地是耶路撒冷。直到今天，阿拉法特經常帶着憂傷的、譏諷的自豪感聲稱，他誕生的那所房子同猶太人的哭牆——阿拉伯人尊貴的聖地的一部分——只隔了幾所房子。他用下面的話輕描淡寫地結束了自己的感傷之情：「當然，這所房子現在不存在了。一九六七年，猶太人用推土機把它鏟平了。我就是在那所房子裡長大的。」

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確實的資料。官方關於阿拉法特誕生地的記載——不管是在耶路撒冷、開羅、加沙，還是其它地方——看來已經失散了。阿拉法特的一個堂兄弟同意阿拉法特誕生在開羅的說法。他告訴我，阿拉法特曾經誇耀說，爲了突出他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形象，有關他誕生在開羅的官方資料全被毀掉了。第一次使阿拉法特享有世界聲譽的解放組織法塔赫的另外幾位創始人據說也是這樣做的，爲的是他們也能具有生在巴勒斯坦中心的一切權利。

但這一切並不說明阿拉法特和耶路撒冷沒有任何真正的聯繫。的確，他的家族，至少部分家族成員確實來自耶路撒冷。他的母親是一位又矮又黑的奇胖的女人，名叫哈米達·哈里發·侯賽尼。她是耶路撒冷商人麥哈茂德·侯賽尼的女兒，也是穆夫蒂哈吉·阿明的堂妹（他有許多堂兄弟姊妹）。她的祖先是公元一三八〇年定居耶路撒冷的一個名叫穆罕默德·伯

德利的人。移居耶路撒冷以前，伯德利所屬的家族在聖城以西一個叫努蘇爾瓦底的村莊已經生活了二〇〇年了。他們一家是伯德利的遠祖穆罕默德·伊本·伯德爾從阿拉伯半島遷到這裡來的。穆罕默德·伊本·伯德爾按其父系的血緣追溯到遠祖是侯賽因·伊本·阿里伯，而侯賽因·伊本·阿里伯就是先知的女兒法帖梅的第二個兒子。

儘管阿拉伯人由於渴望表彰他們的家世（大都出於天性和傳說）通常要虛構一個名門望族以適應其需要。但大多數研究伊斯蘭血統的學者都相信現代侯賽尼家族的說法。果真如此的話，那麼，至少從母親的血統看來，亞西爾·阿拉法特的確出身於有名望的家族。

阿拉法特父親的情況則不是這樣。儘管在穆斯林時代以前，他可能被看作王族的後裔。阿卜杜·勞夫·古德瓦是拉赫曼·古德瓦的許多孩子中的一個。拉赫曼·古拉瓦是靠經商、走私而發財致富的家族中年資較高的一員。十八世紀初定居在加沙及加沙附近。到十八世紀末拿破崙在該地區推行殖民政策時，這個家族才逐漸熟悉了歐洲人的習慣。

古德瓦氏族也發端於阿拉伯半島。在七世紀，站在伊斯蘭教征服中東的最前線的是著名的好鬪的奎部落，它的一個旁系古德瓦家族在爾後的許多世紀中分裂為不同的家族，其中有的仍然是沙漠中的戰士，有的則定居成為農民、商人和手工藝人。到十字軍時期，阿拉法特祖先的這一支在敘利亞定居下來。麻木魯克王朝和土耳其人把十字軍趕出「肥沃的新月」

地帶之後，這個家族的一部分往南向埃及流動，然後又分成許多分支。到十八世紀，其中一個分支在加沙牢固地定居下來，並且日益興旺發達。另一個親近的分支則定居在開羅。

麥哈茂德·侯賽尼雖然是耶路撒冷許多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的成員，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的生意受到損失。他屬於這個分支中較窮的一個家族。因此，當戰時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商業和貿易施加各種限制時，他被迫過着難以糊口的生活。他是一個誠實而又信仰宗教的人，開始時，他認為要支持他的一些走私的夥計和競爭者是有困難的。然而，他必須供養自己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其中最大的是女兒哈米達，她已經快到結婚的年齡了。

拉赫曼·古德瓦幹得很好，而麥哈茂德·侯賽尼則沒有多大成就。

到戰爭結束時，比麥哈茂德大十二歲的拉赫曼·古德瓦已經成為加沙最富有的人，也是最大的地主之一。作為一個販賣合法與非法貨物的商人，他在加沙一地的生意很好，因為從這裡入海以及接應來往於地中海東海岸的走私船都很方便。按照慣例，商船像飄浮在水上的貨棧一樣，停泊在離岸邊不遠的地方，它們同來自沿海各城市的膽大的商人洽談生意，這些商人晚上悄悄地划着駁船出來辦他們要辦的貨。

起先，拉赫曼·古德瓦使用的是一隻手划的駁船，划手是他的兒子們，其中也有阿卜杜·勞夫。但是，在戰爭期間，由於他幹得那樣出色，以致不久就能夠賺到一隻較大的駁船，